

# 脚印里个春日童话

◆ 周钰栋

## 老里八早

春暖花开,桃红柳绿,是踏青游个好辰光。我就会想起小辰光同邻居小朋友一道步行去西郊公园春游个事体。

埃歇辰光我住辣了杨浦区,西郊公园对我来讲是一个斜气神秘个地方。据说西郊公园里向有威风凛凛个狮子老虎,有体型庞大个象鼻头,还有活蹦乱跳个獼猴,对阿拉帮点小朋友个吸引力是斜气大个。不过当时阿拉玩没钞票,勿好乘车去白相,只好靠两只脚走过去。

按当时个说法就是乘11路无轨电车,两个“1”代表两条腿,也是蛮形象个。

哪能走呢?路勿认得呀!我就拿出一张上海地图,搭几个邻居小朋友一道,一门心思要寻到通往西郊公园个路线。经过反复商量,阿拉决定尽量走直线,减少迷路个风险。接下来我拿出一本

练习簿,开始设计行走路线:从控江路出发,走到大连路,再转弯到长阳路、长治路,过外白渡桥到外滩,然后沿南京路走到人民广场,沿西藏路走到淮海路,一直往西经过交通大学,最后沿虹桥路再往西走,就可以到西郊公园了。

路线设计好以后,阿拉再回去征求家长个意见。一开始啊,伊拉挤勿同意阿拉去,讲路忒远,怕阿拉出事体。阿拉就请了一个大阿哥作为安全保障,陪阿拉一道去。最后爷娘勉强答应了。

出发那天,早浪向4点钟,天还玩没亮,阿拉就出发了。每个人书包里向齐装了两块饼干、一瓶冷开水、一支笔、一本练习簿。为啥要带纸笔啥呢?因为阿拉到西郊公园白相好还要原路返回,所以走一路就要记牢一路经过个商店、菜场、电影院。特别是过十字路口转弯个辰光,要记牢四只转弯角子浪向个房子是啥个样子个,帮点物事是阿拉回来个路标。

等按照事先设计好个路线,一步一步走到西郊公园,已经是

吃中饭个辰光了。虽然只白相了两三个钟头就要开始走回头路,但是大家斜气开心,有了第一趟个经验,阿拉决定下趟还要再来。

等到回到屋里向,附近其他小朋友听说阿拉是自家走到西郊公园个,挤眼热得勿得了,纷纷表示等秋游个辰光,也要到西郊公园去。我一听,马上抬起头,拍拍胸脯,老自信个讲:“阿拉认得路个,到辰光带大家一道去。”不过其他小朋友勿要买账:“啥人要依带啦,阿拉自家也会得去个呀。”

再后来,只要到了适合春游、秋游个日脚,或者暑假里向,弄堂里向个小朋友会得三五成群结伴而行,自家设计路线,一路浪讲讲笑笑走到西郊公园去白相。直到现在,只要搭老邻居一道聚会,总会得讲起当年一路浪向发生个趣事,引出了勿少开心个回忆。



听钱程沪语朗读 微信扫码关注视频号

## 沪语趣谈

《上海话大词典》收录的“拍纸簿”(也作“柏纸簿”)是便签纸的另一种叫法,现在用此查询,多家电商平台上都能找到卖家,说明还在用到它。该词是从哪里来的?原来给出的经典答案是英语外来词,即 writing pad 或 Pad 的音译;是“清末文化商业迅速繁荣带来的新词”。人工智能模型 DeepSeek 也解释说,这可能是 18 世纪苏格兰英语中带有“叠放纸张的本子”含义的 pad 一词发展衍化而来的;它推测“此译法可能形成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近代中国,19 世纪通商口岸(如上海、香港)的西方商人推广胶订纸本,本地商家可能直接借用英语发音,结合功能描述创造了‘拍纸簿’一词”。另一个电子搜索引擎“百度百科”还找出了具体的发明者,“据记载,拍纸簿(pads)是由马萨诸塞州一家造纸厂工人 Thomas W. Holley 在 1888 年左右发明的”。

笔者之前也一直视其为近代登陆上海的外来词,直到看见明代王铨所撰的《寓圃杂记》。他在该书的《遗文》中写道:“京师风俗,每正旦,主人皆出,惟置白纸簿并笔砚于几上。贺客至,书其名,无迎送也。”这本“白纸簿”是供前来拜年的客人留下姓名和地

址等信息而准备的,历史上也叫作“门簿”。据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的研究,白纸簿或门簿的设置,“原本是传统政治体制中严防奔竞干谒的一种制度设计……至迟到宋代就已出现,到明代更是屡见于文献”。汤显祖《紫钗记》中说:“昨日开榜,有个陇西李益中了状元,细查门簿,并无此人姓名。”清代翟灏在《通俗编》里也有介绍“白纸簿”。上面提到的王铨在《寓圃杂记·遗文》中还详述了放置白纸簿之后的故事:说刑部主事刘廷美元旦外出时,把好友刘原博题诗的《钟馗画》挂在中堂,结果贺客上门“见此诗,各摘簿一叶录之以去……顷间,簿已尽矣”。可见,这白纸簿非但装订成册可供摘取,还颇有篇幅能容诗抄。

王铨生于明朝(1432年),比 DeepSeek 推测的年代早三百多年,白纸簿已是中国民间的常用物;此时包括苏格兰在内的西方世界,仅以“单张羊皮纸或莎草纸的书写形式为主,装订成册的‘本子’尚未普及”;至于造纸厂工人 Thomas, 他还要等上四百多年才会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结论是:尽管经历数百年的演绎,“拍纸簿”的形式和作用有所变化,但从词语的音、形、义来讲,让“拍纸簿”认祖归宗“白纸簿”应该说得通。

# 认祖归宗「白纸簿」

◆ 叶世祚

# 想起当年菜泡饭

◆ 沈一珠

## 灶披间

讲到上海人吃个泡饭,其实可以分成白泡饭搭仔菜泡饭。菜泡饭摆了从前,一定是选种状态:今朝从简,寻点剩菜脚头跟冷饭一道烧一滚,混一顿。后来能够进到大餐厅餐单里个龙虾泡饭或者类似佛跳墙送种菜泡饭,其实跟大多数上海人吃个泡饭已经勿搭界了,只跟餐厅档次有关。

至于白泡饭,应该是从前上海人个日常,急起来,隔夜冷饭,冷开水淘淘就好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个交关上海人到现在还是欢喜送能一口;七八十年代出生个上海人可能因为上一代个习惯,残留一点欢喜;至于再后来出生个上海人,大概一律是黄油面包或者是各种健康胶囊了,世界辣了发展,理念也要跟牢,前两天还听到一个专家讲,白粥勿好多吃,伤胃。怪了,从前勿是听医生讲,肠胃勿好,吃两天白



粥养一养?想想,世界大同,胃胃却不同,要多学习。

今朝天气好,要准备换季衣裳,冷衣裳收进去,热衣裳摆出来,蛮忙。齐巧又有冷饭头,所以,早上就准备烧点泡饭吃吃。不过,起因也是冰箱里翻出一袋剥了好几天的蚕豆,老了,炒出来可能吃口勿好;又正好有咸菜,想想,咸菜豆瓣酥,泡饭过过,应该是绝配。

蚕豆剥成豆瓣,一袋宁波轻盐咸菜,可以分几趟用;开油镬,一小把咸菜摆下去,焯一焯,豆瓣摆下去,摆点糖,一道翻炒均匀,加一碗水,以浸没豆瓣为好,盖镬盖,大中火烧一刻钟左右就好,盛出来撒点葱花提香。

泡饭要烧好就吃,盛出来还是清清爽爽个,饭管饭,水管水,辰光一长,饭米糝涨开了,就变成饭泡粥了。上海人勿欢喜饭泡粥,看到一个人讲闲话啰里巴嗦、颠三倒四,就叫伊“饭泡粥”。

# 童年旧忆

◆ 福华

童年时我生活在上海郊区,记忆里有许多春日习俗。

春天,大人会叫小朋友去田里听田鸡(青蛙)叫,据说如果田鸡在中午以前叫,那么地势高且排水好个高田有望丰收;如果田鸡在中午以后叫,则地势低洼或靠近水源个低田有望丰收。

春天,小朋友还常常外出挑

野菜,特别是荠菜。据说,把荠菜花放在灶台上还可驱逐蚂蚁和小虫。

春天,杨柳发芽,大姐姐、小阿姨会制作杨柳球戴在头上,企求红颜不老。农家则以插柳日(清明节)个晴雨来预测当年农田个水旱。

春天,蒸青团、焗熟藕、烹鲜笋,皆是时令食品。真是:红藕青团各领先,家家烧笋又烹鲜。

# 城里冒出油菜花

◆ 邵天骏

讲到春天个美景,经常会提起乡间大片个油菜花。其实散落了城市边边角角个零星油菜花也蛮有看头个。

油菜花是最有集体观念个,单株个油菜花往往看起来不起眼,一旦组成一片花海,却能营造出一方绝美空间。于是,一片片油菜花田,就成了上海市民心里向欢喜个地方。

可惜因为大城市往往绿化空间有限,整片个油菜花难以在高楼大厦间立足,不过,只要聚起十几株、几十株油菜花,同样可以展现出顽强个生命力。在我经常走过个马路边,油菜花总会在勿经意间闯进我个视野,带我惊喜与感动。走近一看,还能看到蜜蜂辣花丛里飞来飞去。看到那种风景,我个心情往往会一下子开朗起来。

金黄色个油菜花,玩没大红大紫那么热闹,也没牡丹、月季那么绚丽,却有一种典雅动人个感觉。一小片油菜花,辣了蓝天白云之下,同样显得勿得了,就算落雨天,雨水淋辣伊身浪,也是风姿飒飒个,勿会坍台。

我常常想,春天从三月下旬开始,就进入到花草迷人个季节

了,可以讲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尤其辣了上海,城市绿化做得斜气好,街头路边从不缺各种各样精心培育个植物花卉,可惜上海市民个眼光也斜气高,交关美景辣了勿知勿觉当中被忽视了。要是油菜花玩没自家个鲜明特色,是绝对勿可能自成一景个。

有一日,我搭朋友闲聊,伊勿经意中讲起:“马路边个风景,为啥总归会有油菜花个影子?”我想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油菜花有较强个环境适应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交关人欢喜伊。

辣交关文学作品里,作家描写世外桃源个春天,会用白墙黛瓦、桃红柳绿、花团锦簇、阡陌纵横,以及金黄色个油菜花海。由此可见,油菜花个名贵,油菜花个美丽,是受到古往今来交关文人墨客共同认可个。

我欢喜生辣上海马路边个油菜花,尽管伊往往只占用了一小块地方,却依然尽情展示独有温婉与风情,决不辜负大自然个厚爱。无论生长环境如何变化,伊要把自己最美好个一面展现出来。

# 赵春兰与女式时装

◆ 储有明

## 茄山河

老底子有句闲话叫“吃在广州,穿在上海”,因为从 20 世纪初开始,上海裁缝师傅就辣时时装创新方面独树一帜。当时上海滩浪专门开西服号、做西装个裁缝叫作“红帮裁缝”,其中专门做男装个大多数是浙江奉化人;开时装店、专做女式时装个,大多数是浦东川沙人。选种情况,搭女子时装店个“开山鼻祖”赵春兰有关。

赵春兰是浦东川沙唐善桥赵家宅人,从小子承父业,做本帮裁缝,擅长加工丝绸面料。伊 23 岁个辰光,到浦西一位外国人屋里向去做衣裳,看到勿少外国时装个照片,产生了浓厚兴趣。又拿帮位顾客个太太从国外带来个连衫裙、夜礼服,拆开线脚后,作为衣版重新裁剪丝绸面料,做出来个夜礼服、连衫裙,既合身又时

尚,轻薄清爽,让帮位太太辣了社交场合大出风头。

赵春兰个名气,很快就辣了旅居上海个外侨女眷当中传开了。后来赵春兰又去外国学习西式剪裁,勿但学会了做内衣衬衫、浴袍晨衣、夜礼服搭仔连衫裙等“白货”(又称“软货”)个工艺,还学会了做女式呢绒大衣、西服套裙、夹克衫等“黑货”(又称“硬货”)个工艺。回国以后,伊辣了家乡川沙广收徒弟,又辣了南市曲尺巷开了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独资经营个女子时装店。

赵春兰个第四代传人,川沙人金鸿翔、金仪翔,不但继承了伊个手艺,还北上哈尔滨、海参崴学习“硬货”时装个加工工艺;又南下新加坡、南洋群岛等热带地区,学习“软货”时装个加工技术。回到上海以后,两兄弟辣了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晏芝路(今石门一路)交界处开了一家鸿翔西服公司,专做女子时装。以西式裁

剪、中式手工,通过镶、嵌、滚、切、绣、包、挖等中国元素和手艺,中西合璧,做出来个女式时装,款式时尚,做工精致。鸿翔时装店又请来胡蝶、徐来等电影明星为品牌站台,举办时装表演,很快就名声大振。越来越多个川沙籍裁缝,挤轧到晏芝路浪来开时装店。短短个一条晏芝路浪向,时装店一家连一家。

当时上海时装设计最突出个特点就是中西合璧。一方面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服装元素,一方面吸收当时欧美时装杂志搭仔好莱坞明星照片里个服装特色,使当时个上海时装呈现出东方魅力个同时又有有着时尚前沿个审美趣味,婚纱礼服、新式旗袍等时尚服饰推陈出新。

当时来到上海个外籍女眷当中流行帮能一句闲话“勿到晏芝路,枉来上海滩”,意思就是:到了上海,假使勿做几件丝绸服装带回国,等于白来一趟。